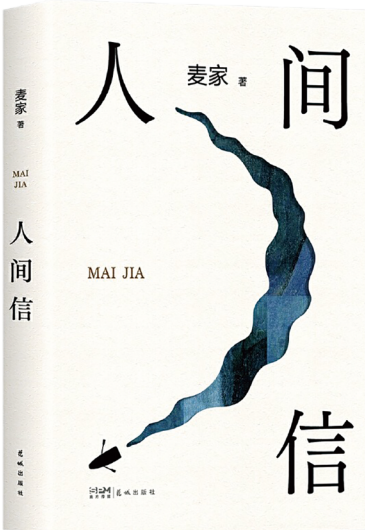


# 麦家时隔五年推新作《人间信》 写给被过往和缺憾困住的人



《人生海海》之后，时隔五年，麦家再出新作《人间信》。与痛苦为伴似乎已经成为麦家的写作习惯，每次创作都是一遍遍地打碎自我。创作《人间信》的时候，他深居寺庙，隐身在山水间，在寂静的长夜中一遍遍叩问自己的内心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敲下的每一个字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发心”。

在《人间信》中，没有传奇的上校，没有诡谲的往事。这里只有一个个生活在劳苦与劫难中的普通人，他们被命运刁难、欺瞒，甚至是诅咒，但他们依然——活着。

“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出身，但有权并可以选择自己出路”，原生家庭是生活赐予的礼物，还是惩罚？如何在尘世浮沉中争取自己的人间？命运会给出答案。这是一本艰难的书，熬尽了麦家的心力。



## “这是一本我从心底喊出来的书”

重新开始，并没有那么容易。

已经60岁的麦家，在人生中每次热闹喧嚣的时刻，都选择默默离开。离开，是为了更好地开始。

从乡村到军校，从军营到作家，每次选择的背后都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，但麦家依然坚定地走去。

从头再来的代价，是11年间反复修改17遍，120万字删改到20万字才得以面世的《解密》；是煎熬8年，转型之作《人生海海》在痛苦与泪水，甚至是质疑中艰难诞生。

但选择往往都有AB面，A面是让人止步的困苦，B面是遵

从内心的答复。

《解密》作为麦家的首部长篇小说，一战成名，蜚声中外。随后被影视剧偏爱的《暗算》《风声》更是掀起中国当代谍战影视狂潮的开山之作。而转型之作《人生海海》更是一经面世，就成为当年的现象级作品，热销超350万册。

在蹭热度被奉为主流的快节奏时代，短短几年的时间早就瞬息万变、翻天覆地。人们来来去去，潮流变了又变。谁都无法保证自己的作品将要面临的是怎样的世界。但在充满孤独与危险的文学之路上，麦家步履不停。

没有作家会不害怕被读者

遗忘，麦家也是如此。但他依然选择要诚实面对内心。

从改了11年的《解密》，写了8年的《人生海海》，到这次创作5年的《人间信》，麦家曾坦言不是写得慢就代表写得好。但“慢”是自己写作的一种态度，谨慎、小心，走向内心的根系，走向更远更深处，这是他作为作家的责任心。

漫长的写作中，麦家不害怕与孤独共舞。

他说“热闹的喧嚣，对作家而言，无论是做人还是作文，都是一个敌人”。虽然他害怕被读者遗忘，但他认为，一个作家就应该被人遗忘，“当你被遗忘的时候，客观的东西才会出

来”。

作品的评价交给读者，但对作品的创作留给作家。

对文字有着近乎洁癖般执着的麦家，要精确到每个“的”“了”都在正确的位置，才放心交给读者。这样对文字严谨、对自己严苛的作家，能够持续创作出令人惊喜的作品的原因，似乎早有答案了。

这次，麦家再度重新开始，以更加雄厚的笔力深入人性深处，在光明与黑暗的混沌边界探索，书写一个个平凡的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起落沉浮。“《人生海海》是天下事，《人间信》是心里事”，每个人都会在其中寻找到自我的影像。

“《人间信》是一本我从心底喊出来的书。我想掂量人性深里的一些东西，和读者分享在挣扎中站起来的勇气。”麦家如是说。

2022年，麦家已写过《人间信》的两稿，却仍然在不断琢磨，做着推翻重建的工作。他曾经隐居在深山古寺中写作，吃斋闻香；也曾经寄居在酒店深夜敲击出一个个文字，后来从前台处得知隔壁住客听闻他深夜放声痛哭……麦家坦诚地聊起这次写作的失控时说：“我是一个‘老’作家了，但从没有为书中的人物痛哭过，这一次是崭新的体验。”

## “家，越是远离，这里的一切就越与你有关”

成长的代价是什么？

忧郁的童年、争吵的父母、突发的意外……那些难以描述、不可言说，但又困扰我们一生的故事，在《人间信》中娓娓道来。

面对“做人脱了底，不作恶外人，只作贱自己和亲人”的浪荡父亲，以及被牵连裹挟的家人，“我”该何去何从？是与父亲决裂，违背千年来的伦理道德，背上不孝的骂名，还是默默忍受，在永无宁日的家庭中承受磨损，在过去的阴影里疲于奔命？

诸如这样艰难的选择，很

多人都曾面临过。但当事人往往无法得知答案，以及选择背后将随之改变的人生。

董宇辉在解读麦家的作品时，曾说过：“被童年困住的人，试图逃离童年。”

相似的成长心路，对命运相投契的看法，让年龄相差30岁的二人，如同故友一般交心。贫穷给少年董宇辉带来的是敏感、自卑，他在漫长的黑夜里辗转反侧，麦家也曾因父子的误解，而走失在无数个寂寞的岁月。

故乡曾是麦家不愿回望的地方，年少时的麦家和董宇辉

都选择了相同的选项：远走高飞，出走家乡。

但在外面的世界兜兜转转，终于明白，家就是这样无语又无解的地方，你越是远离，这里的一切就越跟你有关。出走之后呢，我们该如何面对那些挥之不去的憾恨给人生埋下的巨变？

“在二十年前甚至在十五年前，我绝对没想到我有一天会写《人生海海》，更没想到会写《人间信》，因为那时候我对故乡还是怀着一种愤懑的心绪，那时候就想忘掉她。”麦家说，经过这么多年的人生经历

和沉淀后，他选择面对故乡，解读自己。

这本《人间信》写给每一个受困于生活中，失意的、迷茫的、不知所措的普通人。命运不仅是承受，还要奋力过招。书中除了记录下家庭成员之间的波涛汹涌，《人间信》还展现了个体在被命运倾轧的时刻迸发出的能量。书中的女性群像尤为动人——顶天立地的奶奶、逆来顺受的母亲、被生活烈火淬炼成老辣模样的小妹……一位位女性，缝补了这个破碎的人间。小说既书写了她们被辜负、被剥夺的一面，也以深情

的笔触向她们如野草般的生命力致敬。

个体爱恨悲欢的背后，也有衣食生计，山川更易。富春江边人如何将毛竹放入洪流，换粮变钱，一间造纸作坊如何变成集体糟厂，日新月异的浪潮中，人们如何“开始疯狂追逐金子的炽热和身子的柔软”……一部《人间信》承载了无数声息歌哭，也提供了二十世纪中国江南村庄的微缩样本。

在作品中重返故乡的麦家，与读者一起开启一场关于故乡、关于成长的深度对话。

## “写作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自我疗愈”

“大手笔”“张力太紧张了”，是年过九旬的作家王蒙读完《人间信》后给出的评语。“非常强的张力”用来形容《人间信》的阅读体验十分准确，无论是故事还是文风都令人紧绷、压抑、焦灼，甚至是心灵颤动。

带给读者这种阅读体验的源头，是麦家撕扯出了这个世界的幽暗和人性的复杂给读者看。抛开了《人生海海》的风起云涌、快意江湖，《人间信》执意向人性深处一路开掘，却也呈现了不输英雄传奇的惊心动魄。

从从容而有爆发力的笔触、鼓点般密集的语言、饱满而汹涌的情感……在这个故事中，麦家坦诚地写出父亲以及家人的恶劣、冷漠，甚至是彼此折磨和背叛。如小说中的奶奶所言，“我家的日子长了刺，吃水都要戳喉咙。”如此，小说具有了不忌惮软弱、不耻于流泪的勇气，读者不仅旁观别人的故事，某种程度上也照见自己的内心。

小说的后半部分，“我”被命运赋予了一个与家人和解、

与过去重新链接的机会。然而，过去的黑暗混沌还是如疾风骤雨般奔涌而来，打碎一个刚刚开始愈合的心灵。那个父亲，就连他的死都是一种不堪的方式，给儿女带来了最后的羞辱。“我像收到了死里逃生的顶礼，不知是惊险，还是惊喜，总之把我击穿了，抽空了，虚空得我差点跪下来。我在心里喊：‘妈，你听见了没有，这（父亲）绝对是个混蛋！你可以原谅我了吧？’至少我原谅了自己。”某种程度上，“我”终于与

自己和解。

创作《人间信》也是麦家的一种疗愈方式。“写作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自我疗愈，我觉得我把内心最深的痛点抚慰了、治疗了。”尽管过程总是难熬，伴随着泪水、失眠，透支的身体。但写下故事的最后一刻，麦家获得了比从前更加轻盈的内心，那个曾经被困在童年里的人获得了解放。

《人间信》这本书的封面设计简洁而又独特。书的内封是深蓝的底色，外封是米白色，有

一条长长的镂空。这个镂空似乎是一条小船荡过深遂的河流，也像是一个人心无法愈合的伤口。而内封上的“人、间、信”三个字都有一部分笔画缺失，似乎隐喻生命中的残缺和割裂。

一封人间信，寄予山高水长。这既是一本书，也是一封信。这封信，穿越了时空的阻隔，将麦家对人生的深邃感悟和思考传递给每一个读者。

据《现代快报》《济南时报》